



天津市青年作家
创作获奖者丛书

自在飞花

李晶作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自在飞花

李晶作品集

「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在飞花 / 李晶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获奖者丛书. 李晶作品集)
ISBN 7-5306-4299-5

I. 自... II. 李...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283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382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28.00 元

目 录

上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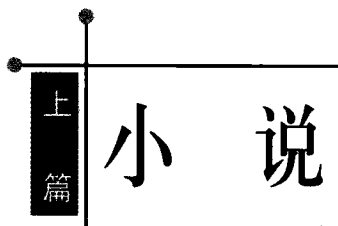
自在飞花	3
戴维之死	33
速写姜莲	74
泰然处之	157
妇外科的个别病人	197
朱颜在一九六六年	214
灰窑地	230
求道的舞者	287

下篇——散文

阿尔的太阳	337
认识洪信子	344

时尚的胜利	351
点染不同于沾染	354
深夜看球	357
听听老鹰	360
黄土地的绣挂	363
修车的师傅	366
乌梅	368
栗子甘如饴	370
让宾宾安乐的理由	373
鸭子进家门	383
花钱似流水	386
疾走	389
泡菜	392
泡菜样的热情	396
西南放送	400
生为农民	404
我和存存看日出	414
做妈妈	417
小时候，有一回……	427
曾经悠闲	429
鸡的话题	434
关于饽	438
不说	441
奢望	445
高考传奇	449
清新时光	452
同 窗	455
在风中	461

职业妇女	466
遗忘的一种形式——《沉雪》附言	470
沉陷于记忆——《沉雪》手记	474
好小说往往是感伤的	477
无法深隐的形象	480
后记	483



上
篇

小说

自在飞花

好长一段时间了，眉平觉得乳腺胀疼，尤其是月经期间，左侧乳房里总是一啄一啄的难受，手指轻轻摸，能触着里面一个肿物，杏核般大小，有一点儿硬。

开始那杏核还是软的，轮廓不清楚，疼也不明显，她只想着顾得上时去细查查，竟就耽搁了。一下子它像长熟了似的，时时地揪疼起来，疼到尖锐时，里面像埋着一颗深扎着的肉钉，好像连心脏都要给钉穿了。手指头再小心摸上去，觉得那颗左乳充满了张力，脂水在里面沸腾起来，皮温升得很高，再高，仿佛是一枚热烘烘的炸弹。

那次单位里体检，大夫在检查乳腺时，让她脱去上衣，双臂高举过头，大夫的两只手自她锁骨下方开始搜索，不断地以手指轻轻推按，再轻轻滑摸，突然间，她尖叫起来，把大夫吓了一跳。后来大夫知道她还是未婚，年龄已经不算小了，就建议她去医院将肿物切掉。她没去，不是因为轻视，她觉得，那么随便就给身体动刀子，简直是残暴。现在疼痛难捱了，不得不重视，这才肯上医院看。想不到这个乳腺科会有那么多病人。都挂的专家号。她也挂了。先在大厅里站着等。快有半个钟头时，护士小姐总算喊她名字，叫她进到诊室门口的走廊里边接着等。这就看见了专家



诊室门内的大致景况。

都是女同胞，人人以自己最方便的姿势坦露着乳房。大夫是个老头子，伸着两只干瘦的大手，满脸挂着经验与老练。他叫一个病人坦着胸双手叉腰，用力收缩胸大肌——用力，用力，他吩咐道，并且他将手掌扣上去，一推又一推……女病人态度执拗，连说带问带比划。与此同时，她身边还凑着好几位，一只一只白亮的乳房包围着专家老头，争相抢占他的注意力。好像谁对他缠问越久，他又对谁触诊最细，谁逃离虎口的把握也就越大。

眉平埋下脸，木然盯着走廊的白砖地面，觉得心里发紧，呼吸受阻。她明白是自己心里还没有准备好。那儿哪是一间诊室，整个是一只淋着毒气的浴罐。人们挣扎着，消耗着，求生的呼叫显得如此难堪，羞耻！街上阳光和煦，令人周身绵软。她缓慢步行，给自己一个考虑的时间。飘移的目光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家丝绸店，她走过去。

眉平现在还是一个单身，平日里一直散漫，过着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清静生活。挑选丝绸是多年的嗜好，比较情绪化。挑了并不打算裁用，只是收着，留着，好像收藏艺术品似的，存有一箱子了，即使到了下辈子也享用不完。但她从来不想享用的问题，一旦碰见丝绸店，只是任性地扎进去。

挑好一块真丝双皱，图案是月白底子上染着水墨云彩的，非常艺术。眉平去交款，想不到看见前面交款的人是一张熟脸。老同学旗雯。眉平不想理她，在后面别着脸。

可是旗雯发现了她，立刻就热乎起来。她跟眉平展示自己买的衣料，看眉平买的哪种，拉住眉平的手再要上楼去挑选，扶着楼梯，又颇为关心地打探眉平现在的生活。你现在住哪儿呐，结婚没有……

眉平淡淡地说，我还那样。说着抬手一指布店对面的医院，告诉她自己手里还拿着刚挂的号，这会儿快要过了，得马上去。



她匆匆摆脱旗雯，快步离开丝绸店。

一直是这样，她轻易不愿同谁有哪怕一丁点儿的亲密关系。不会因为怕人家不高兴而装出非本意的快乐。厌嫌就是厌嫌。

可是旗雯偏偏是那种既大大咧咧又极恋人的女人，好容易遇着个伴儿，她不希望放她跑了。她追到医院门口，拽住面色惨白的眉平，仔细问，眉平你怎么不好？瞧你气色怎么好像有点儿问题？

眉平真是烦她，站住了，皱起脸来，没好气儿说，我一直就这个气色，我得了乳腺癌！

旗雯一听，眼睛马上泛红了，摇头说，真的？不可能，不可能，走，你跟我走，到我哥他们科去，好好查查再说。

听说旗雯有个哥哥在这医院里，还是个主治医师，眉平脚底下迟疑了。旗雯哥哥是胸科，正在做手术。等半天，手术终于做完，旗雯哥哥走出来，摘下淡蓝色的纸帽子，一面擦着脑门上的汗，一面给眉平问诊——他没有让眉平脱净上衣，问话也含蓄，这给眉平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一会儿工夫，眉平得到很多药，乳癖消、复方丹参什么的。旗雯哥哥认为，照眉平的述说，很可能患的是小叶增生，跟经血不调有关，他叫眉平回去先吃中药看看，不好再来。

可是，一个突然的念头就在这时急不可耐地冒上来。眉平忽地地转身，一只手伸过去使劲拽住旗雯哥哥的白大褂，她说，旗大夫，你给我做手术吧，给我把这个东西切了！

眉平没有丝毫犹疑，直截了当地要求他。

旗大夫站住了，一双眼睛注意地看看她，把头摇了摇。

眉平心中迫切，又一字一字清晰地重复一遍——旗大夫，给我把这个东西切了吧，马上切！

旗雯站她旁边说，嗨，你一点儿也没准备啊，太仓促了，你简直有毛病……



可是眉平坚定的情绪感染了旗雯哥哥。他很专注地看着她，掐指算一算时间，随后温和地朝眉平点点头笑了一下，说道，好吧，切就切啦，顶多也就切掉杏核那么大，嗯，今天是星期四，下个星期四，还是这会儿，你来找我。

因为看专家门诊，眉平把唐老师的课给耽误了。可是她今天一定要看见唐老师不可。她站到教学楼旁边的一棵梧桐树下，眼睛紧紧盯住走过来的人。人一丛一丛地涌过去，再涌过去，没有他的人影儿。没有。直到最后。唐老师像是长了翅膀飞了。

她不甘心，就近在电话廊给他挂电话，一回回的盲音。盲音是肯定的，唐老师讲完课要在某个食堂吃饭。她应该上中文系古典教研室里去等他，或者直接找到食堂去。那都有把握找到他。可她不肯，她从未那样找过他。她只想要相遇，只要相遇。

她站在那里，睁大了眼睛，茫茫地、焦灼地面朝着他可能经过的几个关口。久久地搜索，等待，巴望他忽然出现。

捱到中午过了，校园里几处走人的地方几乎都空静下来，她才确信自己的等待白费了。她索然地走出校门，踱到一个烤白薯的圆炉跟前买了一块刚出炉的白薯。刚刚咬上一口，却见唐老师正从大街对面的书店里大步走出来。眉平素来不是喊叫之人，又非常怕过乱糟糟的马路，眼看着唐老师人就蹬上自行车，不见了。

半小时之后，眉平的电话打通了。她抑止不住自己的喘吁，冲那边的唐老师说自己今天缺了课，非常遗憾，而下周的课还是要缺，假如唐老师能够把周四的课倒一下就好了……这个愿望实在太过分，一点儿可能性也没有，可是，这真是她的愿望！

眉平不去想她的电话对于唐老师来说会造成什么，她只是需要这个电话，需要跟他说一说。说出的话并不重要，更不透彻。撂下电话之后，人还沉浸在一种情绪之中，竟至涌出眼泪来。



眉平的听课完全是属于闲事，好像人们看电视一样。研究生她早就毕业了，留在学校的学报编辑部工作。唐老师的古典诗词赏析课开了有几次时，她处理他的一份讲稿，这才知道中文系每周四开着一门她早想听的课，于是就去了。一回回虔敬地听，不知不觉就深浸其中，痴痴地关注起讲课的人，几乎是崇拜。她觉得这是一种不幸。

她记得很清楚，头一回是赶上讲冯延巳。唐老师认为冯延巳的用情态度是反映了他的品格修养和性格。譬如说那一首《鹊踏枝》

梅落繁枝千万片，
犹自多情，
学雪随风转。

诗人是用梅花这一幽微的意象来表现他那深隐的心灵，多么沉痛，多么悲怆！

那繁枝上面千万片的梅花就要落下来了，在落下来的瞬间，它们不肯轻易放弃。它们在空中飘洒盘旋，随风浩荡，像纷纷扬扬的大雪那样，是如此执著地奋挣着。那盘旋飞舞的挣扎的姿态，不是代表了一种品格，一种操守吗？我们讲过，李后主也描写过，“砌下落梅如雪乱”。梅与雪是同质的美物，其坠落之象，美到极致。他们都是在无可挽回的哀悼中，赞叹那悲剧性的不甘放弃的奋斗，寄予自己的诗心怀抱……冯延巳是五代南唐词人，在中主时期做到宰相。他这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是悲剧。他所依托着的是一个必亡的国家，一个必亡的君主。当正值盛年时，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他受到牵涉而遭政敌的围攻，宰相被罢免了。这是极不公平的待遇，他无言以辩。“独立小桥风满袖”，“楼上春山寒四面”。那寒冷，那隔绝，那过尽征鸿的失望与寂寞——他是整个的失败，整个的落空了啊！他一个人孤独地站立在没有屏障的高处，接受



四面寒风的侵袭……他跟一个败落的环境结合着如此悲剧的命运，他的满腔怀抱，他那千回百转种种不能解脱的情感，只有埋到他的词中！国家不幸诗人幸，他的词不仅有了过人的成就，能够“堂庑特大”（是王国维说的），还对北宋早期的词人晏殊和欧阳修产生了重大影响……

眉平选的座位在教室最后面，可以细细地打量唐老师。唐老师比较瘦高，脸庞方正，喉结微微起伏，声音也是微微的激越。

她惊奇唐老师的课如此投入，如此深入。这样来讲课，现在中文系真是很少很少了。讲到李璟的句子“菡萏香销翠叶残”时，唐老师竟然如此细致地分辨出“菡萏”与荷瓣的不同——那珍贵的芬芳之意，假若是平平地用了荷瓣，该是多么的庸常无趣；而“香销”给人的感受，也与直说“凋零”是不同的。

这时候，她注意到他笑了。他口唇拉平，露出牙齿，笑得无声，笑得温和、沉着，是中年男子经过岁月醇化，真正懂得欣赏之味的笑。心里边收起来他这笑，任它像一道细流悄悄地冲荡着，觉得身体在发轻发软，看不见的风自脸前吹来，直吹到桌子下面麻木的腿间。

……你们记得杜甫“著叶满枝翠羽盖”吗？那个翠字也是用得好的，你们看到的是翡翠的碧绿的颜色。但是这里就要注意，荷花的凋零不是风飘万点的摇落，而是残缺，而是残破；冯延巳就写过，“狼藉池塘，雨打疏荷折”，那真是一幅残破的画面！

唐老师不看着谁，头微抬，眼光长长地投出去，望着教室后面的什么地方，神情像是正同几百年前的诗人会晤。这便丝毫不妨碍眉平对他的注视。

眉平一直活得很任性，从研究生留校到现在已经三年多，始终还孤自一人住在学报编辑部的大屋子里。每周两个半天，编辑部几个人来到上班，各自处理处理稿件，交换交换意见，其他时



间就基本不必来。所以说，她独自住在这也还是可以。所以，上面便总说，下批吧，下批一定给解决。但是，难得指标下来，总还是先给了比她更需要的有这样那样急茬儿的别人。有好心的女老师给眉平先后介绍过男朋友，也都没成。不仅是眉平不乐意，男方也都受不了她，说她太冷，冷傲，根本就不打算走进婚姻，根本不像是生活里的人。

唐老师那时刚从外面调进来，暂时借住学报楼上一间小屋里。唐老师的那份讲稿是学生因为喜欢而自发整理的。学报主编却很看重这讲稿，叫眉平细致编一下，有问题直接上楼去找唐老师。眉平却没有那么直接，好几处问题都是自己一点点解决，费了好大的神。到毛条过了出来大样的时候，眉平才打电话把唐老师请下来。

楼里不办公时气氛极幽静，只从走廊和门窗的灯光上能够辨出来哪间屋子里依然有人。唐老师进到学报编辑部，看到眉平正弯着身子从一只小号的电炉子上提起一把样子很袖珍的铜壶来，桌面上摆着两只式样考究的紫砂茶碗。

眉平请唐老师坐下，而后便动作很快地让茶，她说，唐老师，铜壶煮三江，请先喝点茶。唐老师喝了，是很好的茉莉茶，里面两朵白花。他很快感觉出倒茶的女编辑不大寻常。她人生得秀丽；美而不艳，可是，一种比这茶还要寡淡的生活，使她人看上去十分寂寞。那寂寞不单纯，是显得肃肃的，带着点无法化解的冷气。唐老师没有太多琢磨她，轻轻地推开茶杯，伏在桌面上埋首看那长长的校样。校样比他所想象的要清楚得多，所以就看得快。几分钟后他抬起脸来，温和地对眉平笑笑说，我很难挑出错来，你弄得真细致。眉平说，哪里啊，是他们学生整理得的。

眉平问唐老师，课能讲满一个学期吗？

唐老师回答，如果房子能快些解决，就可以一直讲下去了。

于是眉平知道唐老师还要把妻子接过来。

以后眉平和唐老师就认识了，并不多来往。除了每周一回两



个小时的课之外，时而还会在食堂或者校园里遇见，遇见了就相互点一点头，不大说话。虽说都是住在办公楼里边，上上下下离得很近，但也仅仅是那么近地离着。

只是眉平的生活忽然间增加了一块。她也使上录音机，那种微型的像块蛋糕大小的精致东西。每次听课时尽量坐前边，把唐老师讲课的声音一句不落地录进去。回来后反复听，不仅听他的讲课，还听他的呼吸，喘息，整个人的声息。

她比以前更多时间在校园内散步。散步到入夜时分，望见办公楼上唐老师的窗子分明地亮着。寂静的黑夜里，一束长长的光亮投射出来，照清她脚前的草地连及草地边沿那些细碎的颗粒。她久久地愣在那里，精神完全集中在那束长长的光亮上面，好像它们吸走了她的全部情感，使她连自己都忘掉了。

然后回到房间，躺在小床上。黑暗之中，心思全在那灯光上。

这种在黑暗当中的默念默想，加深了她的孤独，也加深了她的幽闷。她回想唐老师来看校样的那个晚上，那么短短的几分钟的工夫，心里会发生那么突然那么强烈的波动。她注意他伏在桌上的头和肩膀离着她如此的近，竟有点惊慌，以至呼吸不畅，心脏抖动，身体因为突来的渴望而发热——去亲近他，这念头是这样的新鲜、不可抗拒。能够亲近这个心爱的男人，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呵！

眉平闭上眼睛想，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和唐老师这样的男人共同地去走一条路，那路实质是怎样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同，全副身心的共同。眉平听人们说，唐老师来自南方一所大学，几年前女儿不幸夭折，妻子因为悲痛忧伤长期患病，他决定调到这个北方城市的大学来，主要也是为了给妻子治病换环境。亡女病妻，这是一个中年男子背负着的伤痛。他默默吞咽着它，也抵除着它，将心智用于对古典诗词的深切的着迷。他是学者化、艺术化的心灵，他修长的身体像一棵素净而又坚执的树……



自己只能站在这棵树的旁边，去观望，去感觉。这是唐老师对她的意义。

难道，真就是全部的意义吗？

她一次次问自己，回答是否定的。

眉平生日那天，孔林来到学报编辑部。他掐好今天是星期二，照着老规矩，编辑部人都在家里，只眉平自己在。眉平永远在。

三年了，三年的时光不算短，他惊奇时光在一个人身上居然看不出变化，正像他对一个女人总是痴心不改一样。她活得依然单蹦，简易。陈旧的写字台，折叠床，电炉子，家当全部折叠在书柜里……成箩的文稿堆积在桌面上，她难得拾一下高贵的头。

没什么高贵的，这么活着，比美国的监牢还不如呐。

她还是不重视他，眼睛埋着，嘴唇紧闭，苍白的脸孔虽说依然秀气，毕竟是比较以前瘦削多了，两只细小的手来回来去掀动一沓厚稿子。那破稿写的什么？写的什么破文章？他走近，把一只笨重的常年不挪窝儿的大沙发哧啦一下转了个个，正面朝着她落座。香烟点上，腿翘起来，眼睛须臾不离她的脸。

不由分说的举动带出一股子铺张气势，对她稍有震慑。她的脸动弹了，眼睛开幕似的掀起，漠漠地看一下他，那神气真是冷淡啊。冷淡之中还透出来讨嫌。

——总是这样——凛然不可犯——关门主义。那种冷飕飕的劲儿是她的一贯风格，即使你同她擦肩而过，也会立刻感到一种距离。总是这副神气儿，这个冷女人，如此吝啬哪怕一丝的笑容，就像人们吝啬金钱一样。但是，对此孔林今天并不是很在乎了。他觉得自己已经大大改变。气度啊，涵养啊。现在他是都能忍受，忍受她那故意的怠慢和故意的冷。忍受着，端详那张近在咫尺的脸，他琢磨，她的沉默也莫不是一种挽留。

孔林心中又生出猜谜的兴趣。他想，就是因为如今他还是猜